

文学创作是对世界的否定

——从恩斯特·马赫到《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汉斯·菲格尔

王晓珏 胡怡红 吴小樵 徐畅 译

在选择巨著《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的标题时，穆齐尔大伤脑筋。从一堆角度各异的草案中——《活体解剖者先生》、《双重信仰》、《窥探》、《地下墓穴》、《救世者》、《罪犯》、《孪生姐妹》等等——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无个性”这个思路。其原因在于，没有别的题目能更好地涵盖小说的主导思想。同时，“无个性”问题使作品涉及到近现代主体理论的基本问题，并对其在现代背景中的现实性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

本文将从认识理论、美学和神话的角度出发，对“无个性”问题进行讨论。

认识理论部分将集中在恩斯特·马赫的“无个性”问题。马赫对穆齐尔的影响，以及穆齐尔如何接受并改变这种影响，对小说的创作和理解至关重要，而有关研究至今尚付阙如。

恩斯特·马赫是本世纪初维也纳物理学和哲学教授。从这个奇特的物理学和哲学相结合的教职不难看出，马赫属于这样一个哲学方向——它从经验的一元论出发，继承弗兰茨·布伦塔诺、阿文那留斯和奥古斯特·孔德的传统，与理性和感性的二元论决裂。布伦塔诺早已提出了一种实在哲学，它排除形而上学部分，只对现实进行严格的描述。孔德也提出“认识的经济性进步”论点。马赫在其主要著作《认识和谬误》中强调，认识是生物—自然地进步的，它作为一种科学，不能建立任何一种对“自然本体”的认识，而只有维持生活的功能。它遵循把思想与其本身协调起来的原则，无意发现所谓的真理。这样弱度的真理观使马赫达到了实用主义的颠峰，这是一种信仰无限制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哲学理论，其真理标准在于正确地使用思想成果。这样，马赫就与欧洲哲学中思想主义传统以及二元论体系分道扬镳了。马赫认为，心理宇宙和物理宇宙之间、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不存在区别。

根据马赫的理论，无论是在物理领域还是在心理领域，某些本能的经验或经验组合，都是固定的，而且以相同的形式重复出现。这是一些有用的感觉规律，出于心理、生理组织的原因，我们把这些规律作为前提，因为它们使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简单了，于是我们认为，这些经验组合得到了证明。其实，它们只是些实用的契合，只是让我们在自然界中找到头绪，在各种现象面前不致感到陌生和困惑。但超出这种“经济的观察方式”之外，联系的固定性假设便成了无根据的。对经验是恒定的这个论点的分析，恰存在于一个复合体当中，处在一个漫无涯际的、从整体上无法测度的依赖之网中。如果能成功地用可测量的值来描述在一个事件中出现的各个因素，那么，它们的相互依赖关系只有通过“函数概念”（即一一对应关系）才能清晰完整地描述出来，胜于因果关系、主体性和相互作用等概念。但是相互对应关系并不能证明联系的不可改变性；规律性经过统计学的证明，并在实用中得到检验，仅此而已。以经验的各种函项组成的复杂的聚合体是无法测度的；同时，严格说来，没有任何经验事实会完全相同重现，每一个新发现都揭示了一个迄今未被注意到的相互关联部分，它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要求

修正已有的关于法则的假设。在小说《没有个性的人》遗稿部分，穆齐尔问道：“如果每个因素只是其他一些因素的函数，那么，人们还能清楚地描绘出整体系统吗？……在自然科学中，情况是相似的：1. 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将知道什么；2. 每一个函数性的关联都被人为地孤立起来。它只是可能的，即，在原则上它也可能是另样的；但是，自然科学不加怀疑地建立了一个体系！而且，虽然它不足以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但它却仍然被这种体系的思想引导着。”

马赫的函数概念对穆齐尔的杂文、日记和《没有个性的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穆齐尔这样区分道德和伦理：“占有统治地位的道德，历来是一个力量体系衰老的形式。”他解释道，“道德作为准则的本质来看，它与可重复的经验相结合。”因为概念只适用于单一性，即可重复性，所以，在道德与理性的文明特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在一篇关于施宾格勒的论文中，穆齐尔论及一个由“理性和感觉状况所统治的世界”，这些状态似乎遵循不可改动的道德准则，而其实，它们仅仅是不得已的替代品，用以代替要求以另样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他人的伦理激情。在这种激情中，“一切事物都呈现出新的面貌。如果把道德当作固定的状态来看待，那么，人们看到的将是内在的死亡。”小说的主人公乌尔里希曾说：“非道德完全有理由被看作是对道德的激烈批评！我们看到，生活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样子。说谎应受到惩罚。”他所理解的道德是一种“所有共同生活都努力追求的自然的、稳定的状态。哪里有规律性出现，哪里就产生了道德。”它建立了一套调节包括感觉、想象等关系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中，个人按别人的方式行事，并似乎由此获得了某种稳定性，但在道德上，所有这些关系都没有超越幻觉状态。作为一个熟知尼采《道德的谱系》的人，穆齐尔当然知道，“道德和其他一切秩序一样是通过强迫和暴力产生的。”“那些后来成为固定形式的意识习惯”也是虚幻的。“它们虽然在变化，但总以某种联系存在着，并构成各种成规，所有感觉在成为自觉意识之前，都经过了这些成规的过滤。”这些意识习惯给了人类脆弱的、个人性及社会性的存在一个虚假的支撑。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一切“道德”都处在重复、追随和摹仿之中。例如，克拉丽塞模仿尼采的生活，奥地利政府模仿普鲁士政府：在整个现代世界中所发生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即模仿世界进程中重复出现的事件。

但是这种重复的基础是虚假的：不仅在生活领域，在科学方面也是这样。人们运用概念将经验材料归入某视角之中，有条不紊地编排起来，但实际上，概念根本不可能把握经验的丰富性。简单的“公式”象“筛子”一样过滤了这种丰富性。不管从逻辑角度还是从经验角度来看，各种理论体系的基础都是不保险的。由此，“固定的规律和未被考虑的偏差”得到了界定。在“有例外的规律”统治着的区域之间不存在原则性的区别，而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正如书中所言，“没有一个理由充足的道德，因为精神就没有秩序。”因为“每一秩序或多或少都是荒谬的，象蜡烛一样僵硬，如果人们太认真地对待它，那么，每样东西都是它（自身的可能性）的一种僵化的个例。但这并不是怀疑，而是一种灵活的、有弹性的未确定性，它自感对一切都是可能的。”

人们不能把例外消极地看作对规则的违反，而应当积极地看作是一种无法测度和无法控制的变化能力。乌尔里希正是这样做的：“他只赋予得出的规则以假定的意义。规则并不象它所规定的那样固定，没有一个原理是确定无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永不停歇的变化中被理解，不固定的东西比固定的东西更有前途。”于是，事实意识消失了，与此同时，可能性意识产生了。事实意识所认为的“固定不变的现实”，在这种新意识，即可能性意识眼中，变成了潜在的可能

出现的多种现实中可能性。

“但是，不仅仅整个的生活，就连生活中的某一片刻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突然获得一种根本的改变”。世界以一种近乎宗教皈依的剧烈形式改变了面貌。这是现实突破自身疆界的一种方式，刹那间，它一直呈现其中的那一视角转变了。正如书中所言：

难道整个的世界，包括所有我们的感觉、房屋、风景、行为不都是在数不清的小块云朵上漂浮吗？每一种感官的知觉都是音乐，是诗，是感受。但是，它们被束缚住了、被弄成不可改变的、被孤立了，就因为我们要知觉事物，也就是说，不带感情地知觉事物，要让我们按照它们的规则来行动，而不是它们根据我们。这种感觉和世界的平衡需要在某一点上被打破。这样，被捆绑住的云朵就会四处漂升，感觉得到了重视，世界从它的中层位置滑入深渊，或活泼的、无与伦比的、幻影似的、而且不再是可理解的向上升腾。

表面的依赖性消失了，功能整体的某一确定状态重新组合它的基本要素，并且证明它存在的非必然性。书中这样写道：

这就象是你通过一条狭窄的小道；动物、你、花朵，所有的东西都是另外的样子，你自身也完全不同。……你每天在一定的人群中走动，或穿过一段风景、一个城市、一座房屋，同时这些风景或这些人走在一起，每一天，每一个思想，没有任何异议。但是，他们在轻轻的一击后，突然停了下来，僵硬地、静止的，而且不可理解地站在那里，孤立在一一种陌生的、顽固的感觉中。当他们回顾自身的时候，发现一个陌生人和他们站在一起。

那么，穆齐尔如何将马赫关于心理世界的观点作文学的加工呢？

马赫认为心理学和物理学研究的结果之间不存在根本区别。颜色、声音、压力、温度、气味、空间、时间等物理因素，有时相互联系，有时与“我们身体的空间界限”保持各种关系，即感觉。感觉在只针对引起感觉的个人时，似乎是“主观的”。这种仅仅直接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东西的总和，叫做这个人狭义的自我。

外部和内部的中介物是身体。身体对于世界的各种不同的生理感应和反应，决定着体验的相对性，而人们总认为体验是主观的。这样看来，物理学和心理学研究只是对同一类事物选取不同的角度；“我们面对的始终同时是真实世界的要素和自我的要素”；选取不同角度其实就是感觉的方向性不同：那些对我有所影响、并且依存于我的个人状态的感觉，组成了自我；另外那些恒久的或看起来相对恒久的感觉组成了物，即外在世界。第三种类型的感觉存在于“依存于我的和依存于其他物体的感觉”之间，这就是。

这样，“灵魂单一性”和孤立的自我就不存在了。“一个孤立的自我就象孤立的物一样是不存在的。物和自我是同一种暂时的虚构。”如果“自我不是独立于世界的单子，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世界的变化之中”，那么，它就不能被定义为一种“原有的对自身的熟知”。自我并不是对自身熟知，而是对要素熟知，它是作为与要素的关系而存在的。它自身的内容随着它的观念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并不存在一种持续恒久的、与自身同一的自我意识：感觉并不同某一个人的感觉，而是象马赫所打趣的，它们“孤零零的在世界散步”。心理或意识的性格并非一个独立自我所拥有的积极的性格，自我不能独立于功能总体的要素活动之

外。

这种非个人的“自我”没有个性：既没有天生的个性，也没有在功能活动中形成的个性。小说中，没有个性的人对应着一个虽有个性却没有人的世界。正如乌尔里希所言，在思考时，绝对无法捕捉个性与非个性之间的那一瞬息。存在一些“没有人体验的”体验，“这就象是，在一种理想的情境下，人们根本不再私自体验任何东西”。

这是“人本行为瓦解”趋势的开端，现代小说不朽的话题。自我内核或自我这个中心不再存在了。只要开始分析自我，“这种自我就消解成各种关系和各种功能”。缺乏一种始终保持同一的原初性格作为参照，于是，心理状态的长河与物质感觉的长河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每一种变化不再能纳入叙事那条著名的主线，而获得了某种幽灵氛围。在每一瞬间，人成为他者；评论（自我）行为，等同于建立主体新意蕴的尝试。倘若主体尚能保持一种岿然不动的表象，仅仅因为回忆之链，它象一阵雾纱，忽长忽短地拖曳在人的身后。可是连这些回忆，也只是相互排列的情感而已，“生活的点与点之间毫无间隙的排列，而排列的方式却多达上百种”。小说中，乌尔里希反复将自我意识比喻成一个“破碎的圆周”，一个开裂的环，一个失去轴心的圆锥。生活紊乱不堪，裂隙丛生，毫无秩序。“世界和自我的非固定性”，“关联的丧失”以及“偶然性”是小说的中心题旨。

读者在小说中经历的，小说作为危机意欲展现的，是自我及其行动之间、状态和个性之间因果关联的丧失。乌尔里希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必要的和纯一的”；所有的事情本来都可以“别样”地发生，或成为“另外一种样子”。没有任何东西强迫他这样做而不那样做，也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意识如同破碎的圆周，总是缺点什么，无法完全成为自身；责任不再在人的身上，而是在于事物的关联。“一条细微的裂隙”裂开了他为怀疑所吞噬的信仰，使这个还想成为纯粹信仰的信仰成为一种“简单的信仰”，缺少充分的“信仰”，缺少最后的“认知”。就连恐惧也对此作出了反应。那是主人公在决断的瞬间所经历的恐惧；是对“自我之堤缺乏坚固存在”的“惊慌失措般的恐惧”；“对能够别样存在的预知”的惶恐；是“对不确定之物的巨大的惊恐”；对“人云亦云，但却无充分理由的”这一事实的不安，或者对“内心空虚”的“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恐惧”。此种空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以为自己已从每一物都受另一物之制约的必然律中解脱了出来。乌尔里希不再将一个岿然不动的自我内核作为生活构想，他颇懂得将这种恐惧上升为一种“疯狂”，“即使是所谓的正常的人，实际上，也完全象疯子一样感到无所归属。”

在关于马赫的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中，穆齐尔批判了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立场。马赫认为：“没有什么观点会绝对永久有效，每个观点只是对于一个确定的目的具有重要性。”穆齐尔对马赫的质疑可以简略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科学以及哲学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仅以保持为己任的惯例”，而且，必须摈弃所有绝对有效的判断，那么，这种怀疑主义自身的认识论基础何在呢？马赫对此避而不谈。他对“普遍的认识论观点没有进行论证……因而马赫的怀疑主义态度，是不能从普遍的认识论观点中推论出来的”。马赫未能提出“关于理论的普遍理论”，因而其理论不具有“令人信服的认识论价值”。

穆齐尔并没有全盘抛弃马赫理论，而是赋予其一种意想不到的转变：如果说，由于缺少与自身认同的生活形式，因而无法得出主体性及其可探究性，那么，这并没有对自我性的存在或非存在作出判断，它只意味着，自我性状态就其根本而言，缺少个性及对象。没有个性的人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他并不真实地显现个

性，在一种近乎自我嘲讽的禁戒中，即不与自己的个性也不与外部世界的个性认同。他的目标在于，通过这种途径来完成“自我性的拯救”。

穆齐尔在一则日记中指出，怎样理解一种非自我的“对自身的熟知”，应该向神秘主义者和浪漫派人物讨教。这一“对自身的熟知”是，当主体缺损，或者观点具有内在的虚空时，人们所感觉到的一种状态。而对使自我存在之物，自我的存在退居次要，这确实是浪漫派理论家的一个根本性见解，谢林就说过：“根基在使其成为根基之物的面前，是不存在的。”自我的存在可以直接透视，而不象马赫所认为的，是一个假象问题。当我们在感觉的激流中产生绝望，不得不依附于一种自我之核时，在生活的实在中所失掉的只是幻象。因为自我已退居其次，作为对有个性的生活实在中感觉到的全部物的否定而存在，以漫无涯际的孤独的形式显现。穆齐尔引用诺瓦利斯的话说明这种悖论：“人们还从来没有象迷失了自身时那样位于自身。”

将思维之城墙建筑在其所反对的东西之间，这是马赫理论的一个特征。穆齐尔的批判首先针对的就是这一点。不过穆齐尔同时也认识到马赫理论非直接的贡献：马赫理论正因其冷漠和毫无生机的行动主义，引发了一种对我们所缺乏之物的意识。对孤独的两方面的体验都是必要的。德国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如此评论这种孤独的体验：“就是在基督身上也存在着外在的人和内在的人，所有他针对外在的物所做的，都是以外在的人来完成的，此时，内在人处于静止不动的孤离状态。”

孤独是穆齐尔这部长篇巨构的主题状态，他称之为“别样状态”。这种“别样状态”倾泻着激进的世界异化的后果、非个体化的后果，也就是放弃现实参照的后果。穆齐尔在小说中借用马赫的话说，在这种状态里，自我“被关进狭小的神经网络和神经细胞中”。孤独不是退回到个人融洽的小天地的离群索居状态，也不是“志得意满的休闲情绪”，相反，这是一种丧失了与世界同一的情绪。其根源在于现代世界因其印象、感官材料过度膨胀，因为进步的欲望，物体已经“从内部生长了出去”，它不再能回归到我们自身，相反有将我们吞噬的危险。穆齐尔没有从某种弥漫着怀旧情绪的昔日根基中批判异化现象，而是直接在异化的根基上建立起这种批判。

正是对这现实的分析使乌尔里希得出下面的思考：看来“缺乏一种精神的精神”。不安以及现实的短暂飘忽性似乎根源于根基性东西的缺乏——那种能将一切汇总的根基性的东西。这样思考的人必将以双重的存在而存在，他将成为一个双影人：

在这同一瞬间走来两个乌尔里希。其中一个微笑着环顾四周，想道：“我曾想在此扮演一个角色，就像现在这样的背景。有一天我醒来，并不是乳臭未干，而是怀有坚定顽强的信念，必须成就些什么。有人给了我一些关键的语词，我感觉到，这些东西与我无关。象闪烁着炽热的灯光，当时所有的一切都溢满着我自己的设想和期待。可是这期间，地面毫无察觉地旋转了起来，我被往前沿着我的路推了一段，也许现在我已站在了出口……。”——可是当这一个乌尔里希正在微笑着代表这些思绪度过幽幽忽忽的黄昏，另一个乌尔里希却已紧握拳头，沉浸在痛苦与愤怒中。这个乌尔里希所想的是找到一种符咒，找到一种人们也许能够抓牢的把手，找到那种真正的精神的精神，找到弥合破碎的圆周所丢失的丢失之物。这个乌尔里希找不到言语来供他使用。语言像是猴子一样从这一棵树上跳到那一棵树上，但是在这一个人们植根其中的昏黄领域，人们得不到它们的友好的中介。

对这种闯进生活中心、质疑一切的双影人，浪漫派作家设置了倒置或回转概念。自我与个性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所保持的关系经历了一种奇特的倒转或倒置。思想或行为以一种“不熟悉的精神本质”蓦然显现在人们的面前，自我与这种本质联系起来，正因如此，自我才开始进入自我的立场。这个更高的自我填补了“低级自我”所带有的缺损，后者只是个性的根基，而不是存在的根基。这个缺损正是自我性圆周的那个“裂隙”，透过这个自我性，乌尔里希看见了一种“不可能的别样状态”的光亮。

在别样状态中，“我们体验一种自我和非自我之间关系的倒置……在普通情境下是自我征服了世界，而在别样状态中是世界作为固定的两极已被扬弃，“就象没有什么东西是现实存在的，除了这一悬浮的状态，它在眼睛的彼岸浓缩为物，而在此岸却浓缩为思想和感觉……心灵之惠赠呈现出来；由此引起的强力的丧失之物，在眼前化解。”“这一瞬间为之停息，既不下沉，亦不上升。”这里所出现的是一种不屈从于时代的、极端个人化的东西。主题消失了，这一瞬间变成了一种状态，那些我们看见的东西在观察着我们。法国印象派画家塞尚或者德加尝试在画中抓住这种状态。令人惊诧地，悖论式地，德加终其一生，在画中始终表达一个主题：始终是舞女；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只想展现舞女，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主题，而是关于自我和世界的统一的体验。小说中，有一章题为夜晚的月光，其中写道：

这样，在月夜，每一个过程都具有不可重复的特性。它具有一种升华的特性。它具有一种无私的慷慨和捐弃。每一种付出都是获得。每一种获得都被多样地织入夜的兴奋之中。而这是获知事物发生的唯一途径。因为在这样的夜里，自我毫无保留，没有增加我之所有，没有回忆；升华了的自我在无边无涯的无我之中熠熠发光。这些夜晚充满了一种不寻常的感觉，感觉到某样事情发生了，这事情从未发生过，也不是白日可怜的理性所能想象得到的。

人们无法描绘这种状态，不只是对那些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状态的人，而且，对于那些自己已经体验过这种状态的人来讲，这种状态同样是完全无法把握的。不仅仅自我是另样的，而且世界似乎与是全然另样的。小说中如此再现这种状态的不可把握性：“我建议你，在黑夜中照照镜子；镜子昏暗、漆黑，你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这种什么也看不见，显然与其他的黑暗中的虚空是不同的，是另样的。你感觉到玻璃，感觉到深度被双倍地扩大，感觉到某种还保留着的、闪烁的能力——但是你什么也没有看到！”

在这一点上，穆齐尔与诺瓦利斯及施莱格爾的看法是一致的。正如施莱格爾所言：“对绝对的不可认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而任何试图去理解这种绝对的尝试不啻是一种悖论性的行为。以诺瓦利斯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掬一捧黑暗吧！”但是，这种绝对并不等同于“什么也没有”。萨特也许会称这种绝对为 Neant（虚无）。在浪漫派时代，或者说，一种坚信已完成自我实现的启蒙时代，所有的思想家都认识这种状态；想象力沉浸于这种状态之中，从既定的事物中获取出发点，在想象的层面寻求立足之地。割裂了与世界的一切联系，正是从这一种损失中所获得的消极的经验解放了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使它得以自由地活动。这种想象力的自由从来就是反对一切既定之物的。在这里，一种无需外界诱因的感觉统领一切，一种鸣响的光，它要求感官以一种相反的方式运动。在失掉了与现实的联系的地方，我们将得到更多的图画，这些图画在想象的世界中寻求诠释，换言之，

它们是神秘的。不再是我们在观看，而在具有确定身份的事物在观看我们。这种承受式的观看是一种飘游的状态，诺瓦利斯曾描述说，这是这样一种状态，它使一切决定被悬置在反射的交替之中，它开启了我们的视角，于是，一切可见之物黏附于不可见之物，听得见的黏附于听不见的，可感之物黏附于不可感之物。也许，可思考的黏附于不可思考的。

当然了，有许多阐释这种状态的尝试。小说的第二部分中就不乏这样的尝试。但是，这些解释往往充满了试图认同的观点，于是，它们不得不时时抽身以退，以便使这另一种状态得以发挥影响。最适合的一个例子是那个波斯神秘学家 Farid-ed-Din Altar，他说：“我恋爱了，但我不知道我爱的是谁；我既非忠诚也非不忠诚。我是什么呢？我对我的爱情居然也一无知晓；我的心充满了爱情，同时却又没有爱情，空空落落。”这里所要刻画的是神秘的或者。人们把它称作双重价值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是统一的，同时却又是相异的，这是一切事物与精神力量的“飘游的统一”。两者总是并存的；我是我自己，同时又是别人；这里是统一同时是距离；或者，如小说中乌尔里希曾说的：“这是与事物全身心的接触，同时却又是越来越强烈的孤独。”或者，如德国神秘主义家埃克哈特所言：“我在无声响中谛听，我在无光亮中观看。于是，我的心无底，我的精神无形，我的天性没有实质。”

只有以彻底“否定世界”为目标的文学方能刻画出这种状态。现实在进步的狂喜中逐渐破坏和消解了自身，此时，文学必须传达挣脱了程式化了的现实的另一种状态的体验。否则，现代派进程将是空的，毫无意义可言。穆齐尔说，大都市潮流是这样一些图画，它们表现了一种缺乏。现代派的进步在于“寻求最终的价值”。为了从危机中摆脱出来穆齐尔创作了伟大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他说：“时代必须拥有关于方向的设想，这也正是它存在的原因”，并以此赋予小说以合理性。本世纪 20 年代，由于个人主义的没落和消亡，诸如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集体主义产生了。但是，穆齐尔所言及的这种对未来的承诺与这些神秘的意识形态不同。它感觉到了一种新艺术的任务并从中诞生出来，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这不是新政治的任务，要知道，新政治是对缺憾的管理。这种艺术是赋予无意义以意义。它在履行一种诺言，从而推动现代派不断向前。它在寻找“可能到来的那个世界”，为了这个世界，人们应该保持自身的纯洁。

在现代之前，赋予事物以意义与合理性，是神话和宗教的任务。它们支撑着我们。自从这些资源在欧洲各国被耗尽，被湮没，一种新神话的想法就萦绕在后浪漫主义思想家的心头。对于这种传统，穆齐尔是熟稔无极的：“理论决不可能仅仅在纯粹理性的自然科学的世界中，仅仅从各类事实之中，通过纯粹的归纳法而建立起来，它决不可能缺少另一类思维的帮助，这类思维在相反的方向上运作，往往包括一种信仰，一种幻想与一种假定。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一份更高程度的信仰，设想和预先的假想是不可能或缺的。即使在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中也是一样的。”列宁对马赫主义的亲缘关系远比他对象马赫主义的批判中所表现出来的多得多。到处都缺少一种推动我们时代不断前进的力量，不仅仅在科学中，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亦是如此，而当科学强占了生活的时候更是如此。进步以及伴随它的所有的消极的现象，如技术化，官僚化，军国主义，环境污染等等，这些只是这种缺憾的表现，正如保守主义试图在“人民”、“领袖”和“血与土地”的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倒退的进步神话中表达这种缺憾。穆齐尔认为，进步有两方面的含义：“每一个进步，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获得，而对整体来说是一种分离；这是

一种权力的增长，最终只可能终止于一种没有权力的昏厥。”进步不仅仅是损失，同时也是增长。只是因为现代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不断地消解自身，才带来一种损失的感觉。穆齐尔为这一现象所选择的画面是，“远征途中的人类”。他在文学中发现了一个姗姗而来的身影，并视之为一切欲求的目标；这并非现实的一种延续。当非现实征服世界，每一个进步的欲望被满足，艺术便勾勒了此时世界所呈现的影象。艺术就如同远征途中的指南针。穆齐尔毫无畏惧地对抗现实，或者，如他本人所言，否定现实生活，由此，小说《没有个性的人》是一种即将到来的神话的准备。